

五年前的仲夏，我应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邀请，同安徽省著名作家鲁彦周老师和他夫人张嘉、文学评论家吴泰昌、杂文作家李下一起，赴内蒙古采风。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鲁老师。20多年前，鲁彦周的一部《天云山传奇》曾经风靡神州，也催化了我的文学之梦。那天，鲁老师模仿着上海口音说：“噢，上海人，好！”出门在外，很少听到有对上海人的满赞。面对白发苍苍、德高望重的鲁老师，他清瘦端正的面容有点像我仙逝的父亲，我感到亲情多于敬畏。在内蒙古同志的陪同下，我们一行5人去了很多地方，库布齐沙漠、白音锡勒草原、美丽的钢城包头……途中，吴泰昌是个老顽童，每到一地，他必呼朋唤友，然后便不知其行踪。李下的性情和他那家刊物有点相似，莫测高深（但愿他别看到

魂归“天云山”

殷慧芬

上海立足，并且有了一方不错的天地。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奠定他在文坛地位的《天云山传奇》，剧本就是在安福路的上海电影厂宿舍改就的。他充满感情地回忆起安福路附近的酒馆店面，说那时候年轻，身体好，爱喝点酒，写作兴奋了，睡不着，就会到那些去处小酌几杯。后来我回到上海，办事经过安福路，追寻一个个街角，这里曾经留有鲁老师硕长沉思的身影。那一块一块街石，不就是上山的石阶，引导他到达美丽的“天云山”吗？鲁老师还说起华山路的梧桐树，树下的那份宁

静和华美。这是城市值得回味的风韵。于是，我懂得了鲁老师的情怀，他是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懂得感恩生活的人。

内蒙古之行，是在北京分手的，我们都有些依依不舍。我一人去机场鲁老师不放心，特意关照李下送我。我谢过了，鲁老师说你别谢，你不就像我女儿么？早已父母双归的我，闻言差点落泪。

回上海不久，我便收到了鲁老师的字、张嘉老师的枇杷画。那幅字，写的是鲁老师的一首五言：“万树寒无色，南枝独有花，香闻流水处，影落野人家”。独树一帜，我想，这是鲁老师对我为人为文的期待吧，我惟有自律。

第二年的四月天，我和鲁老师夫妇在安徽宣城的敬亭山重逢。那是一次以茶会友的笔会，与会的好几位都是鲁彦周的文坛老友，邵燕祥、王火、邓友梅、南丁……这些令人尊敬的文学前辈，他们的为人作文，都是我人生追求的标高。那次笔会的全部行程，是鲁老师一手策划的。屯溪老街、黄山奇峰、歙县渔船……鲁老师都是步履缓缓地走在其间，他还不时惋惜我们错过的风景，比如祁门的牯牛降，他说那里有一份原汁原味的美丽山水。鲁老师患有慢性肺心病，其实不宜多动，这些地方他已经来过无数次。我在领略徽州古文化无穷魅力的同时，也领略

了鲁老师热爱家乡山水的深情，以及他对旧雨新知的一片厚谊。

从安徽回来不久，我的眼病突然恶化。闻知此事，鲁老师夫妇在电话里不断鼓励我、安慰我。期间，张嘉老师的视网膜也出了问题，我们同病相怜。鲁老师也因肺心病不住院治疗，我们彼此鼓励彼此关心。疾病，让我们的心走得更近了。

2006年11月26日晚，鲁老师骑鹤仙去。他独自远行了。次日清晨当我在电话里听到张嘉老师未语先泣的声音，我的心就开始沉下去，沉下去，热泪

溢满了我的眼眶……

今年春天，我和朋友们重游徽州，路过祁门牯牛降，牯牛降是鲁老师生前非常钟爱的大山，专门撰文赞美过它。我们走进雨中的牯牛降，只见大峡谷内汹涌的飞泉冲撞着林立的巨石阵，发出阵阵如雷的涛声。我走在峡谷的木栈道上，心里在寻思，鲁老师也一定在这里流连过，倾听过，面对大自然的伟力和壮美，鲁老师是不是在构思一部“天云山前传”？听张嘉老师说，鲁老师未来墓地的墓碑，就是取自徽州山区峡谷的天然石，此中深意，不言而喻。

此耐寒习惯，又非坚忍性特强之人不易办。或者柳“当时已如中国旧日之乞丐，欧洲维也纳

之妇女，略服砒剂，既可御寒，复可令面颊红润”。十八世纪欧洲贵妇人服用少量砒霜美容，使皮肤细嫩，我也曾读到过相关记载，不料貌似迂腐老儒的陈先生，居然也早有所闻。不过，陈先生也说不准：“斯乃极谬妄之假说，姑记于此，以俟当世医药考古学人之善美容术这教正。”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教正”者。

陈先生还进一步说：“吾国旧时妇女化妆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如脂粉或熏香之类，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如河东君（即柳如是）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宝钗服冷香丸，即是其例。”《红楼梦》中

坐在图书馆里，脑子里就会浮现许多美文佳句。都是些与读书有关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杜甫有一句令须眉不敢懈怠的座右铭：“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而流传最为广泛的，大概是朱熹《观书有感》里的那两句诗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平生无甚爱好，真正能称得上“爱好”一说的，当惟有读书，或者加上看报这一条了。尽管这几年来，因了工作的关系，推卸不去各方应酬，还得对付诸多的流水文章，心也变得有些浮躁起来，但至今还订阅着三份文学期刊，且每期必读，读时常不知深夜已至，屋外已是万籁俱寂。

读书乃心灵之放飞，读书的形式自然也就不受羁绊。闲时当可细品，忙时也可匆匆一读；治学时可作眉批，消遣时则宜随手浏览。窗前、床头、树下、塘边，无处不是读书的地方。自然，红袖添香夜读书，大概是最为古典的意境了。古典又是很浪漫的。

但我觉得，读书的最好去处，无疑是图书馆。就像只有到音乐厅去，才能真正欣赏到交响乐的庆典一样，在我的心目中，图书馆是最能享受到读书快乐的一片绿洲。

在图书馆里，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书香，翻书声宛如树叶在微风下轻轻私语，宁静温馨滋润着你的心扉。这里没有麻将桌前的洗牌声，没有高声的喧哗和呛鼻的香烟味。坐在你身边的都是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你用不着防备谁会算计你。也许，平时有人会一语双关地说你清高，可现在，这儿的人们都有点清高的味道。原来清高也是一种风景，尤其在当今浮躁习气盛行的年代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真是精妙的指点。如果你想寻找知心朋友，图书馆里的每个人都是可以交往的。虽然相互间并无交谈，但这并不妨碍心与心之间的沟通。有了神交的铺垫，灵魂的舞蹈必然合乎节拍，令人陶醉。

在图书馆里，你用不着担心读不到你想读的书，即使一时寻不着它的芳踪，工作人员也会让你留下书目，想方设法地帮你从别处找来。如今的图书馆里，也有了电脑和网络，你在这儿能读到整个世界，学到许多知识。上下五千年，纵横寰球，大至浩瀚的史册，小到一篇随笔，你都能读到。

你的心徜徉在书的海洋里，渐渐地，又仿佛提着一盏小桔灯，走进一片森林，随后沿着一条小径，向树林的深处走去。小径两旁，溪水淙淙，花草幽香，你走着走着，猛地抬起头来，呀，墙上的钟原来已经指向正午或者是深夜时分！

坐在图书馆里，你的心比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清净，你的气息比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平和。坐得多了，你就会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人们很容易把你从沉湎于麻将之类的人群中区分出来，那些暴发户在你的面前也显得粗俗委琐。更大的收获在于，或许有朝一日，你在熟读唐诗三百首、学富五车之后，还会自然地完成角色转移，从读者变成作者。那时，你所写的文章，你所出版的文集，便会出现在图书馆里，成为大家阅读的对象。

人生之乐，盖莫大焉！

薛宝钗所服的冷香丸，据宋淇和陈存仁在《红楼梦人物医事考》一书中分析，是一种防过敏药。但服此药丸后宝钗的身体散发出“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怪不得陈先生认为这也是一种如同熏香之类的内服美容品。

“河东君之香乃热香，薛宝钗之香乃冷香，冷香犹



令宝玉移情，热香更使卧子（指柳如是的恋人陈子龙）消魂矣。”陈先生似乎也把持不住了。

庖丁解牛 恢恢游刃

杨瓣铭刻的红木印床

童衍方

被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叶铭誉为“江南第一名手”的篆刻家杨解，是一位兼善书法、竹刻、砚刻、金石考据，具有多方面才华的艺术家。但其生平事迹，只有叶铭《再续印人传》及褚德彝《竹人录》中数十字而已，颇感寥寥。笔者好杨解之艺，留心觅集其作品，也存其书、印数件，近竟得杨解铭刻的印床，实属希品，遂作考证，以小文记之，亦为杨解艺事添一谈资。

杨解铭红木印床（拓片见图），高5.5厘米，长12.3厘米，宽5.7厘米，呈凹形，中有逐一编号的大小红木夹片八块。印床两侧均有铭文，一侧为杨解隶书铭文曰：“庖丁解牛，目无全牛，惟神明于规矩，斯不泥于规矩，恢恢游刃，胶柱者其鉴。吴江杨瓣铭书，为倬田先生正属，癸巳夏六月。”时年为1833年，杨解53岁。另一侧为继藏者，嘉兴篆刻家钱柏森于1911年所刻的隶书铭文曰：“刻鹄雕虫，君子所鄙，曷若束身乎规矩之中，小试其牛刀之技。辛亥春柏森又铭并刻。”

杨解隶书铭文为六行，结体严整，开中有合，苍劲郁茂，古朴凝炼，行至第五行，现其疏密相间，奇正相杂之姿，贵能于参差中求平齐，宛如汉碑之阴。落款为四行。其宽狭得宜，天成铸就，妙合自然，其“葺”字的朴拙古写，“属”字的生气外呈，均有点睛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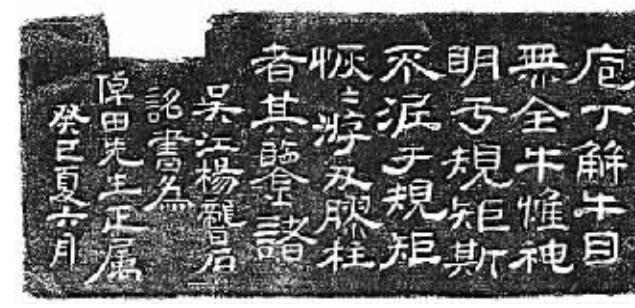
此铭文有典故二则，“庖丁解牛”，见庄子养生主篇，其主题就是顺任自然，杨解认为惟遵循规矩，又不为规矩所困，方能游刃恢恢，也是庄子“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的佳注。“胶柱”见淮南子齐俗篇，“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由胶柱而调瑟也。”鼓瑟者必转动弦柱，以调节音之高低，如胶其柱，则音无从调节，喻之篆刻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妥帖而生动。

杨解的篆刻功力深厚，其章法极为妥帖，有遇圆成璧，遇方成圭之妙。赵之谦在刻“坦甫”一印的边款中曰：“篆不易配，但求稳，杨瓣石法也。”由此可知杨解在晚清印坛的声望。杨解用刀冲切俱佳，尝曰“刻朱文用刀之法，须从春蚕食叶参悟。”深得篆刻之三昧。

杨解此刻印床之时正值其艺术之高峰期，佳作颇多。如为林则徐所刻的对章，印面沉厚稳健，骨肉丰腴，边款气象庄严，宛若汉碑，为传世精品。杨解处皖、浙两派群雄并立之时，能取各派之长，自成一家，实为智者、能者也。

杨解（1781-1850），原名海、字竹唐，号龙石，晚号野航、石公、聋石等。篆刻初学浙派，后致力于秦汉印。所刻牙印极精，常有整合传世，为藏者所珍。1844年后半身瘫痪，不利捉刀，作品遂少。有《聋道人甲申年之作》《杨龙石印存》存世。

艺苑清赏



中国女足一路走过来，不仅是掌声和鲜花，面对的困难大多了。想想1994年那个时候，条件多艰苦呀。在广东训练时，住在体育馆里，上面连个“顶”都没有，老鼠在隔间里四处乱窜。刚开始我们只有一个厨师，还是我从上海带过去的。队医还要负责采购，每天清晨和厨师一起去买菜。那时候蒸条清蒸鱼，队员们都很狼吞虎咽吃了个“底朝天”。可是环境虽然艰苦，大家在一起却很开心，很充实。

当年的女足国家队队员，人人都把胸前的国旗当作一种荣誉、一种鞭策，要为国争光。球队取得好成绩，自己心里就特别满足，却从来没有想

到要去得到些什么。参加世界杯、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只想怎么踢好球、把比赛打好。

现在常常会提到“老女足精神”，我觉得“老女足精神”最重要的在于不畏强手，勇于拼搏，面对再强的对手也不畏惧。记得1995年的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一场比赛我们就遭遇了上届冠军美国队，上半场我们被踢了个1比3。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中国队完了，连中国教练都在看台上说女足退步了，没有希望了。假如那时候队员丧失斗志和拼劲，可能早就在精神上“垮”下来了。但

赢球不是靠“运气”

李必

比赛中，先后战胜澳大利亚队和丹麦队，以小组第一身份出线。在8进4遭遇瑞典队的比赛中，硬拼120分钟，以点球5比3赢得了对手，报了第一届女足世界杯比赛时的“一箭之仇”，杀进前四。那时候再大的比赛，集训四十天，我们就能把队伍整合好。

虽然国外教练带来许多好的训练方法，但是我们原来的许多经验，有针对性的战术，不会过时，根据中国球员的身体素质所制定的“中国式战术”——“快”和“活”不能丢弃。记得当时国际足联的官员曾说“中国队队员在场上的表现就像在棋盘上下棋，这个棋盘是绿色的，漂亮得不得了！”把国外独特的训练手段和中国球员本身的身体特点相结合的训练方法，才更适合中国队。我们曾经拿了这么多冠军，绝对不是靠“运气”赢得的。

（作者为前国家女足守门员教练）

明日请看
加油，中国女足
年路》



静物 水粉画 朱丹

坐在图书馆里，脑子里就会浮现许多美文佳句。都是些与读书有关的。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杜甫有一句令须眉不敢懈怠的座右铭：“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而流传最为广泛的，大概是朱熹《观书有感》里的那两句诗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赵荣发

平生无甚爱好，真正能称得上“爱好”一说的，当惟有读书，或者加上看报这一条了。尽管这几年来，因了工作的关系，推卸不去各方应酬，还得对付诸多的流水文章，心也变得有些浮躁起来，但至今还订阅着三份文学期刊，且每期必读，读时常不知深夜已至，屋外已是万籁俱寂。

读书乃心灵之放飞，读书的形式自然也就不受羁绊。闲时当可细品，忙时也可匆匆一读；治学时可作眉批，消遣时则宜随手浏览。窗前、床头、树下、塘边，无处不是读书的地方。自然，红袖添香夜读书，大概是最为古典的意境了。古典又是很浪漫的。

但我觉得，读书的最好去处，无疑是图书馆。

就像只有到音乐厅去，才能真正欣赏到交响乐的庆典一样，在我的心目中，图书馆是最能享受到读书快乐的一片绿洲。

在图书馆里，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书香，翻书声宛如树叶在微风下轻轻私语，宁静温馨滋润着你的心扉。这里没有麻将桌前的洗牌声，没有高声的喧哗和呛鼻的香烟味。坐在你身边的都是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你用不着防备谁会算计你。也许，平时有人会一语双关地说你清高，可现在，这儿的人们都有点清高的味道。原来清高也是一种风景，尤其在当今浮躁习气盛行的年代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真是精妙的指点。如果你想寻找知心朋友，图书馆里的每个人都是可以交往的。虽然相互间并无交谈，但这并不妨碍心与心之间的沟通。有了神交的铺垫，灵魂的舞蹈必然合乎节拍，令人陶醉。

在图书馆里，你用不着担心读不到你想读的书，即使一时寻不着它的芳踪，工作人员也会让你留下书目，想方设法地帮你从别处找来。如今的图书馆里，也有了电脑和网络，你在这儿能读到整个世界，学到许多知识。上下五千年，纵横寰球，大至浩瀚的史册，小到一篇随笔，你都能读到。

你的心徜徉在书的海洋里，渐渐地，又仿佛提着一盏小桔灯，走进一片森林，随后沿着一条小径，向树林的深处走去。小径两旁，溪水淙淙，花草幽香，你走着走着，猛地抬起头来，呀，墙上的钟原来已经指向正午或者是深夜时分！

坐在图书馆里，你的心比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清净，你的气息比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平和。坐得多了，你就会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人们很容易把你从沉湎于麻将之类的人群中区分出来，那些暴发户在你的面前也显得粗俗委琐。更大的收获在于，或许有朝一日，你在熟读唐诗三百首、学富五车之后，还会自然地完成角色转移，从读者变成作者。那时，你所写的文章，你所出版的文集，便会在图书馆里，成为大家阅读的对象。

人生之乐，盖莫大焉！



令宝玉移情，热香更使卧子（指柳如是的恋人陈子龙）消魂矣。”陈先生似乎也把持不住了。